

胡適的反動思想是些什麼

潘梓年等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胡適的反動思想是些什麼

潘梓年等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書號762 紙張8-

胡適的反動思想是些什麼

著 者 潘 梓 年 等

青年 開明聯合組織

出 版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印 刷 者 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1 1/8

字數 23,000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五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90,000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36號

定價(5) 0.12 元

目 次

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重大意義	潘梓年 1
胡適這個人	榮孟源 11
胡適的反動思想是些什麼	蕭 前 25

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重大意義

潘梓年

目前對胡適派實用主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正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這是思想戰綫上的一次嚴重的階級鬥爭，是我國過渡時期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全國青年幹部和知識分子，都應該認識這次鬥爭的意義，學習有關的理論，從而提高自己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水平。

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大敵

革命導師告訴我們：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要不是十月革命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就不能取得勝利。因此，在我們的革命事業中，革命的理論問題是一個基本問題。反動統治集團也很懂得這一點，所以，它們反對革命、破壞革命，除了在政治、經濟、軍事等等方面竭盡反動的能事以外，更惡毒的辦法就是用反動的理論從思想上來迷惑人民，腐蝕人民，蒙蔽人民的智慧，模糊人民的階級意識，瓦解人民的革命隊伍。

反動統治集團所用的理論，主要的是唯心主義哲學，而胡適，就是在中國販賣這種反動哲學的代表。唯心主義是同唯物主義根本對立的一種思想體系。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即辯證唯物主

義，首先肯定一切客觀事物都是不管人們的意志如何而獨立地客觀存在着。而我們人呢，通過了自己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等等實踐，通過在不斷的實踐裏和許多客觀事物的接觸，獲得各種各樣的感性知識，再從這些感性知識的基礎上加以分析研究，使感性知識系統化、深刻化、理論化，把它提高成為理性知識。用這種理性知識指導我們去推進自己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等實踐行動。這也就是說，辯證唯物主義是按照世界的本來面目來認識自然界和社會中的各種現象，並且按照客觀世界的發展規律來改造世界的。所以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反對單憑主觀願望辦事，而是根據科學辦事，根據客觀世界本身所具有的發展規律辦事。

各種各樣的唯心主義者就完全相反。不管他們有的認為不是先有客觀的物質，而是先有主觀的精神也好；或者有的則根本否認客觀的物質，只承認主觀的精神，說客觀的物質是從主觀的精神裏面產生出來的。照他們那樣，總是認為主觀的精神便可以包括一切，主觀的精神認為世界是怎樣的，世界便是怎樣的，而唯物的世界觀是不可能有的。或者說：“任何一種世界觀都是而且應該是某種假設的東西。”這樣，唯心主義者實際上是否認了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否認了客觀真理的存在，否認了科學，而他們却欺騙人民說，他們說的就是科學。如果世界竟然是如他們所說的那樣，那末，人們還怎樣能夠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呢！所以，從奴隸社會的奴隸主起，歷來的反動統治階級，總是竭力散佈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使羣衆安於現存的社會制度，蒙蔽人民，麻痹人民，阻撓人民的反抗和革命。

到了現代，由於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思想日益為廣大人民所

接受，人民已不像過去那樣易於受騙了。於是資產階級的哲學思想，就花樣翻新，像胡適派實用主義唯心思想那樣，更加巧妙地偽裝起來，以便他們蒙蔽和麻痹人民，維護反動統治。他們在表面上並不公開地否認客觀事物，但這只是在表面上而已，實際上却極力抹煞和取消客觀事物的存在。例如他們也在那裏講實際，講要研究實際的具體問題，要人“細心搜求事實”；也在講證據，並且說什麼要用“實驗的方法”，“大胆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而且也在講進化，說萬事萬物都在不斷變化當中。驟然看起來，會使人覺得實用主義也是唯物的、進步的、合乎科學的。因而，胡適他們雖然在政治上的反動面目早已被揭穿得十分清楚了，但是以胡適為代表的這種資產階級哲學思想，在中國人民當中，主要在知識分子當中，還相當廣泛地根深蒂固地存在着，直接間接地經常起着作用。

我們必須指出，胡適派實用主義所謂的實際、事實、具體問題、證據、進化、變化等等，是極其片面、膚淺，而且庸俗的，完全是在引導人只看表面現象，不去看事物的本質；只是孤立地找證據、看證據，不去從聯系上看問題；只看到局部，不看到整體；只看到一時，不去看久遠；只看到量的變化，不去看質的變化；只承認有一點一滴的改良，不承認有根本的解決、躍進的改變。最後的結論是：他們主張的“革命”就是改良，就是在不觸動反動統治的條件下乞求到的一點一滴的小恩小惠，而要推翻反動統治的革命運動、革命鬥爭則是擾亂。胡適他們就是這樣把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限制在一些枝節的、零碎的、表面的現象上，而不讓人們去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及其規律性。而且胡適他們所謂的實際、事實、實在等等並不是在人的意識以外的客觀存在，而是人們頭腦中主觀的產物，胡

適就說過：“實在是一個很服從的女孩子，百依百順地由我們替她塗抹起來，裝扮起來”。這樣，胡適他們所說的“尊重事實”，研究具體問題等，又那裏有一點點唯物的、進步的、科學的影子呢？很明顯，這種思想就是要阻礙人們認識客觀事物和客觀事物的發展規律，就是要引導人們走上唯心主義的道路；其目的就是要取消科學，阻礙進步，反對革命，腐蝕革命組織。胡適派實用主義的惡毒之處就在這裏。

我們的黨是一貫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目前，我們更要反對以胡適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這是因為，我國正在進行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即社會主義革命，是採取一種適合於我國社會情況的方式在進行着，那就是對國內的資產階級是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式，在團結之中進行教育改造，以達到消滅剝削制度的目的。這就使得這個時期的階級鬥爭更複雜得多了。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大體上是接受了中國工人階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但是，資產階級終究是一個資產階級，這個階級的階級性不可避免地要促使他們對國家的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經常不斷地、或大或小地、或明或暗地進行抗拒以致於破壞。他們不僅要在政治上、經濟上進行抗拒以致於破壞，更要從思想上用他們的思想來侵襲我們，腐蝕我們。這種思想的理論基礎就是唯心主義。何況，我們在國際方面，還受着資本主義包圍，外國的反動統治集團更是無時無刻不在陰謀從各方面破壞我國的革命事業。我們知道，公開的階級鬥爭是顯而易見的，倒是這種隱蔽的階級鬥爭，特別是這種思想上的階級鬥爭不容易覺察出來，更不容易分辨清楚，正是所謂暗箭難防。如果我們自己理論水平不夠高，眼光不夠

遠大，我們的政治嗅覺就會不靈敏，頭腦就會不清醒，就會作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俘虜，如果我們不來有意識地對這種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進行系統的批判、反對、肅清，那就會使自己在客觀上（不管主觀上是否願意）不是在跟着共產黨走，而是在跟着資產階級走，走上反社會主義革命的道路。可以這樣說，社會主義思想如果不在全國人民中取得勝利，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事業就會受到嚴重阻礙。

反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是每一個 革命者的政治任務

有人說，胡適思想批判是受過胡適思想影響——讀過胡適的著作，聽過胡適的課、講話，曾經相信過胡適他們的學說等等——的那批人的事情，我們既沒有親自聽過胡適的課和他的講話，也沒有看過他的書、著作，甚而至於以前還不知道有胡適他們這樣一種人，因而就絕對不會受到胡適他們的思想的影響，因而胡適思想批判就同我們無關。

這種說法是不對的，同志們！我們批判的是以胡適他們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是資產階級，特別是垂死的資產階級的思想，是代表資產階級的利益說話的思想。也就是說，我們要批判這種思想，不是因為它是胡適的，而是因為這種思想是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這種思想不只是胡適他們這一批人有，凡是沒有學到或者是還沒有很好地掌握到工人階級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人，也都會有着一些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影響——或者從所受到的舊教育裏來，或者從舊的社會關係（親戚朋友）那

裏來，或者從舊的生活方式、生活習慣那裏來。特別是目前，國外仍然有資本主義包圍，國內資產階級仍然合法存在，他們那種唯心主義的思想影響每時每刻在侵襲着我們，嚴重地障礙着我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事業，因此，我們就應當普遍展開對這種思想的批判，每一個革命者都應積極地關心這種思想批判，劃清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界限，樹立和鞏固我們的唯物主義世界觀。

有人說，胡適思想批判是研究哲學、歷史或者文藝理論的人的事情，我們呢？什麼都不是，只是在工作，只是在讀書，所以同我們無關。

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同志們！研究哲學、研究文學、研究歷史，固然是有些專門的人在那裏作，但哲學、文學、歷史是新社會裏面的任何一個人都應當懂得的，而且是不能夠不懂得，不過我們不去專門研究那一門就是了。試問，我們有什麼人能夠不看文藝作品呢？能夠不懂歷史呢？講到哲學，雖然我們不一定都讀過哲學書籍，但是每個人都有他對世界的看法和態度，這就是世界觀，這就是哲學思想。爲了樹立正確的世界觀，我們就都需要懂得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因爲這個主義、這個哲學，是我們進行革命事業的最基本的理論武器。沒有這個理論武器，我們就不能夠認識真理，運用真理。也就不能正確地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我們如果期望自己成爲一個積極的具有能力的社會主義建設者，社會主義的革命戰士，那就必須首先掌握到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個重要武器。而且在事實上，我們的工作（包括讀書在內）不能不需要開動腦筋，多用思想，我們對於任何事情，任何問題都需要深思熟慮，以求得自己的看法能儘量地全面，儘量地切合

實際，儘量避免主觀，儘量避免片面，這就必須要有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思想方法。我們如果不有意識地來反對資產階級唯心論哲學，來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那就很可能甚至於是一定要在不知不覺之中採用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哲學思想。我們工作中常常會發生偏差，犯錯誤，甚至走向反動的道路，就是這個道理。所以，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批判，並不只是幾個專門學者的事情，同時也是我們大家的事情。

有人說，存在決定意識，現在我們外有資本主義包圍，內有資產階級存在，那資產階級思想就反對不掉，到將來世界上資本主義消滅了，社會主義建成了，那時候人們的思想也就自然不會再有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影響了，因而認為沒有必要展開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

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同志們！存在決定意識是千真萬確的真理，但這種存在與意識的關係，並不是像上面說那種話的人所設想的那樣簡單，那樣機械。思想意識固然是由社會的客觀存在所決定的，但是，思想意識同時也反過來對社會存在起着一種積極的反作用。所謂存在決定意識，是說存在同意識的主從關係，誰是第一性，誰是第二性的關係，並不是說，思想就沒有一種能動作用，更不是說，思想是那樣的自然而然產生，自發地產生，又自然而然地消滅，自流地消滅。

那麼，我們怎樣正確地來理解並運用“存在決定意識”這一條真理呢？一方面，我們要看到我們從那裏出生的舊家庭是資產階級或者是和資產階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的，因此，我們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種各樣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有些還會是很嚴重、根

深蒂固的影響，而這種思想影響又是和我們目前的工作任務水火不相容的，是要阻止我們前進的，因此，我們就要有意識地格外努力地毫不放鬆地來把自己頭腦中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思想影響堅決反對掉，肅清掉；同時，我們還應看到，目前我們周圍還存在着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那就是說，在今天同今後我們不可避免地還會受到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因此，我們就要提高警惕，嚴密防止和堅決反對任何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那就是說，我們既然知道了有這樣一條真理：“存在決定意識”，其結論就不能是，更不應當是放棄思想上的階級鬥爭，而只應當更加强、更有意識、更明確地來展開這種思想上的階級鬥爭，堅決反對資產階級的思想基礎——唯心主義。

有人說，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確不好，但是對革命有什麼危害呢？過去很長時期都沒有批判過唯心主義，也沒有系統地學習過辯證唯物主義，革命同樣勝利，今天可以不必大張旗鼓地來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也不必如此強調學習辯證唯物主義。

這種說法更是不對了，同志們！首先，說過去沒有批判過唯心主義，沒有強調過要系統地學習唯物主義就不合事實。毛主席不是早已講了嗎！十月革命一聲砲響，送來了馬克思主義，我們有了馬克思主義，中國革命面目就為之一新。我們的黨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她的成長，她的強大，就是在不斷地同各色各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堅決鬥爭的結果。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黨領導中國革命，中國人民的革命才能勝利。我們的黨和毛主席，一直是在號召，一直是在強調系統學習辯證唯物主義的重要，批判各種各樣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重要。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整風運動，解放

後的“三反”運動，以及經常不斷的整黨整風和幹部的理論學習，就是明顯的例子。應當說，我們從來沒有一刻放鬆過對唯物主義的學習和對唯心主義的反對。

其次，過去在武裝鬥爭的時候，由於各種條件異常艱苦，沒有可能使太多的人來學習馬克思主義，來進行像這次對胡適反動思想批判那樣全國規模的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曾經發動過一次對“武訓傳”的全國規模的批判，但還不够廣泛、深入），這是事實。這不是說明我們沒有作過，而只是說明在困難的條件下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批判的規模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那樣作我們能不能滿意呢？我們並不滿意，並且很不滿意，而是由於客觀條件只能作到那樣。正是由於有這種不够之處，我們的革命事業，我們的各種工作就已經吃了不少的虧。從大的方面說，譬如陳獨秀沒有學好辯證唯物主義，沒有把自己頭腦當中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反對掉，其結果是向資產階級投降，就使中國人民的第一次革命遭到完全的失敗。再如在遵義會議之前，由於那個時候的領導同志沒有學好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也就是沒有把頭腦裏面唯心主義的思想反對乾淨，就使那個時候的我們的革命事業遭到了很大的損失。我們怎能說還沒有什麼危害呢？就是在目前，由於某些地方某些單位的工作同志，特別是領導同志，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不够，對各種各樣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不够，反對不够，就使得中央的正確決定和各種政策不能處處得到完全令人滿意的正確貫徹，經常出現主觀主義，不去按照客觀情況和客觀規律辦事，因而發生一些偏差，以致於犯些錯誤，例如在我們工作中出現的急躁冒進、強迫命令等作法，就使我們遭到不少損失。怎能說

沒有什麼危害呢？難道在今天已經有了比過去更好條件，我們還不應當抓緊時機，進一步地號召大家來系統地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號召大家來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的批判嗎？

即使退一步說，過去那樣，我們革命也勝利了，那麼，在今天情況就不同了。今天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如果我們仍舊讓我們的革命隊伍中仍有一部分像過去那樣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裝，讓各種各樣唯心主義思想絆住在我們身上，我們就不能勝任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樣一個歷史任務。

同志們！到今天，學習馬克思主義唯物論，批判資產階級唯心論已是我們極重要的政治任務了。我們要積極地關心這次思想批判，來加強唯物論的學習。我們要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過去是、現在還是、將來永遠是同一切非馬克思主義、反馬克思主義的各種思想作無情鬥爭過程當中發展起來、強大起來的。我們很有理由可以說，不關心這個鬥爭，不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思想，馬克思主義哲學是很難在自己的頭腦裏建立得起來、堅強得起來的。新中國的青年、幹部和知識分子，應當在這次有系統的宣傳唯物主義、批判唯心主義的鬥爭中，受到深刻的辯證唯物主義教育，從而提高自己的嗅覺，學會在實際工作中，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義思想作鬥爭，勝利完成社會主義建設和社會主義改造的偉大工作。

（本文原載“中國青年”一九五五年第五期）

胡適這個人

榮 孟 源

“文化班頭博士銜，人權拋却說王權，
朝廷自古多屠戮，此理今憑實驗傳。”

這是瞿秋白先烈批判胡適的話，在這二十八個字中，把胡適這個人的反動本質都說清楚了。給這幾句話作個註，對於同志們了解胡適這個人的反動本質，也許有點用處。

繼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遺風

胡適是安徽省績溪縣人，生於一八九一年。

胡適的父親名叫胡珊，從一個秀才爬到了知州，臨死剩了幾千兩銀子，都存在同鄉的店裏生息；還編了一些“學爲人詩”等四言韻文來教育子弟，宣傳封建思想；真是一個會作官，會賺錢，還會略述封建哲理的人。據胡適說，他就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

胡適家中有多少地，他自己沒有說明，可是他說每年秋天，他跟着庶祖母到田裏去監視佃戶收割。由此可知，他家確是地主，胡適幼年就是在這種環境裏受了“九年的家鄉教育”。

胡適家中有三個商店（據我所知而言），一個規模較大的瑞興泰茶葉店和一個公義油棧都在上海，一個兩儀酒棧在漢口。從胡

適少年時期，事事聽從其經商的二哥教導看來，從胡適後來的趨炎附勢的行徑看來，商人的思想對胡適的影響是不小的。

以上這些話都是根據胡適的“四十自述”。從這裏可以知道，胡適是繼承了官僚地主商人家庭的遺風。

青年時代的腐化生活

一九〇四年，胡適到上海讀書。在上海學會了英文，也讀到了“新民叢報”，接受了一點資本主義思想；也就在這時變成了上海灘上的小流氓。這一事實，胡適在幾篇文章中都談過，且引他“四十自述”中的一段：

“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什麼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搬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裏住，這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麻將，我不久也學會了。……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只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爲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爲止。有時候，我們同去看戲；……有時候，整夜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一九一〇年，有一晚胡適在一家“堂子”裏吃醉了，在街上發酒瘋，被巡捕打了一頓，抓去關了一夜，罰了五元錢才放出來。回到住處，頭青臉腫，請醫生看，吃了“很重的瀉藥，瀉了幾天”，還沒有養好。這時胡適覺得在上海混不下去了，於是“擺脫一切去考留美官費”。居然考上了，就到美國去住大學。

留美七年養成一個洋奴才

胡適到了美國，先入康南耳大學農科學院，他在“我的信仰”一文中敘述過入農科學院的動機是：“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我或許還能够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匯給我的母親。”胡適固然在家鄉時每年到田中監視佃戶收割，但是農業的經驗到底一點也沒有，而且“心也不在農業上”，一年半以後又轉入文科。

胡適在美國留學期間，開始了政治活動。他在“我的歧路”一文中說：“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爲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政治。”檢查一下胡適留學時期的日記，找不到他爲“中國的民主辯護”的記錄，所看到的却是反對中國民主主義革命，爲賣國賊袁世凱辯護的事實。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激起全國人民的憤怒，留美學生也開會反對。三月一日胡適在日記上寫道：

“自中日最近交涉之起，吾國學子紛紛建議，……此間學子開特別會，議進行方法，余以事不能蒞會，乃留一柬云：吾輩遠去祖國，愛莫能助，紛擾無益於實際，徒亂求學之心。電函交馳，何裨國難？不如以鎮靜處之。”

五月九日，賣國賊袁世凱承認了二十一條。十日胡適在日記上寫道：

“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則歷來外交史所未見。吾國外交，其將有開明之望乎？”

把袁世凱賣國說成中國外交有“開明之望”，這是什麼人的口